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63  
13 Dec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里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斯托比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指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二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 S/11900 和 Add. 1 )

主席：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当前的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上述三位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和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又收到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来信，要求邀请维达特·切里克先生参加安理会本次会议。因此，按照以往的惯例，我提议安全理事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切里克先生，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他坐到安理会议席上来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列在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提请各位特别注意以 S/11900 和 Add. 1 号文件散发的秘书长的报告。

安理会各理事国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这是安理会各理事国在先前的协商中草拟的。决议草案的案文见 S/11910 号文件。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这项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按这个办法进行。我现在把 S/11910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圭亚那、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的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安理会一个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这个决议草案通过。

若干代表已在发言人名单上登记，要在表决后发言。但是，秘书长要求发言，因此在请各位代表发言以前，先请秘书长向安理会讲话。

秘书长：我仔细地注意了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我想向安理会保证，在我来说，我将竭尽所能使安理会的决定生效。就联塞部队而论，我们将下达必要的指示，要它在以后六个月内继续执行它的任务。

安理会又请我继续进行它在今年三月交付给我的斡旋任务。

当然，我将同有关方面接触，以期尽早恢复会谈。我非常希望，靠着所有有关方面的合作和好意，我们将能够在这个既复杂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以造福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和加强地中海东部的和平。

我将继续向安理会汇报有关这方面的事态发展。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个人和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表示感谢。过去一周以来，你们为帮忙和支持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了很大的力。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多谢秘书长的发言。

斯托比先生（圭亚那）：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讨论紧接着大会本身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广泛辩论。这两次审议相距时间不长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安理会根据本组织最民主的机构所划出的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

各会员国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第3395(XXX)号决议中非常明确地对执行第3212(XXIX)号决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表示关切。应当记得，该决议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定下了总的方向。

秘书长在当前的报告里确认并反映了大会对第3212(XXIX)号决议不能执行的关切。例如，他告诉我们，局势仍然相当紧张。他提醒我们，一九七四年的事件所导致的对峙局势继续存在。他告诉我们，在过去六个月来，破坏停火的行动大为增加，令人不安。在报道已经举行的四个回合的会谈时，他说，虽然在第三回合时双方就某些问题取得了协议。

“可惜该协议所载的一些重要规定并未得到充分执行，特别是联塞部队可以自由地、正常地同北方的希族塞人接触以确保留在那里的希族塞人的安全和福利的条款。”（S/11900，第66段）。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而且，若干当事方面即使起初表示赞成联合国的各项决定。但它们的行动却表现出它们不愿意遵行这些决定。

当事方面自由地达成的协议没有获得遵行，也令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这个问题要取得进展，当然要依靠有关各方真诚希望谋求解决办法，诚心遵守为最后解决办法铺路的临时协议。

关于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这个具体问题，所幸由于有关各方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因而安理会能够同意予以延长。这个协议所以幸能达成，可以说大半归功于秘书长的坚忍精神和外交技巧。他在这件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国代表团敦促他不要犹豫，继续发挥他的作用。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他可以信赖安理会对他的全力支持。联塞部队的官兵，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代表——直至今年十月十

五日止是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后来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对维持和平先后作出了特殊贡献，也值得赞扬。

安理会将于明年六月再度讨论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但是，在六月以前，我们将会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395(XXX)号决议的要求所提出的报告。安理会在刚刚通过的决议第6段中赞同了这项要求。

让我趁此机会表示我认为不会是渺茫的希望，那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安理会将不用面对和处理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黯淡、混乱的前景。我们必须认识到，会谈恢复时能不能使前景转好，主要还得靠所有有关方面的好意，特别是占优势一方的好意。我们相信不久局势一定会好转。

安理会有权希望在三月收到秘书长一份报告，指出这种好意已经具体地表现出来。

德吉戈兰先生(法国)：大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重要辩论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我想我不必在这里再申诉我国代表团对这件悲痛事件总的方面的立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局势并没有比以前好转，这是令人遗憾的。据我们看来，应当指导我们寻求解决办法的原则还是那些原则。意大利常驻代表以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名义在大会这个论坛发言时，明确地回顾了这些原则。众所周知，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个别的国家，对于同它们有着传统密切友好关系而且有盟约的国家之间发生纠纷，都极为关切。

我应当指出，法国外交部长最近同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外长进行了会议，使他们知道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和寻求解决方面的确切立场，并向他们证明我们十分关心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在这种悲痛的局势中——因为流离失所的人仍然饱受极大的痛苦——谁也不能对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作用提出疑问。它卓越地履行了环境使它不得不担负起来的既复杂又往往是微妙的任务。在这方面，它应当得到安理会的全面支持和信任。我国代表团要向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和组成该部队的各特遣队致意。

我们也要和别的国家一起向派遣特遣队因而对恢复和维持和平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家表示感激。

在研究秘书长提交的非常完整的报告时，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转移停火时所固定下来的据点，破坏停火的次数，有显著地增加。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突出了联塞部队的重要性，因为在多数情形下，它都能成功地恢复原来的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各有关方面同联塞部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联塞部队在执行任务方面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行动自由方面受到了限制。在塞岛南北，联塞部队能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以便可以保证两族受到同样的保护是重要的，是符合它所负责任的基本精神的。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一项人道主义的要求，是谁也不能推卸责任的。

最后，我国代表团仔细地研读了秘书长报告内叙述他的斡旋任务的各段。对于不能施行两族在第三回合谈判时达成的协议的非常重要的规定，我们只能表示遗憾。这又是一个要为人道尽多少心的问题。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面肩负起解除塞浦路斯居民所受痛苦的责任。

最后，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在其报告结尾部分提出的意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他现在在场，我们很高兴地欢迎他——以值得我们赞赏的毅力，努力建立并维持了对话。但是，我们在今年六月已经说过，最后有没有结果不在他们。因此，我们再次希望有关各方表现谅解和节制，特别是在谋求和发展全面性谈判方面，并且希望它们不主动采取任何可能危害这些谈判的行动。

斋藤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刚刚通过的决议。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主席先生和秘书长表示深切感激。你们为取得有关方面同意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作了不懈的努力。我也要感谢有关方面的合作。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为了维持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停火，也有利于继续找寻和平解决的办法。的确，虽然

塞浦路斯局势看来较为宁静，但是如果基本的政治问题在不久的将来还得不到解决，局势便会更为动荡危险起来。目前的对峙局势存在越久，通过谈判求得解决便越困难。我国代表团恳切希望今天我们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而争取到的时间，不会平白地浪费。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向秘书长恳切致意。通过他的斡旋和协助，两族代表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三回合的会谈，于九月八日至十日在纽约召开了第四个回合的会谈。第五个回合的会谈，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说的，还需要取得彼此的协议。

我国代表团紧急呼吁所有方面采取积极步骤，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参照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和安理会今天通过的决议，立即恢复两族之间的会谈。我们作出这个呼吁，是因为我们深信，恢复会谈是谋求解决的最佳办法。但我们要重提一下秘书长的忠告，那就是只有在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愿意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根本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这种会谈才能有圆满结果。秘书长又提醒我们，一旦主要的谈判者愿意采取这种途径，他们也必须有互相让步的意愿，才能为争取成功创造更好的条件。

最后，我要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对联塞部队的有效管理。联塞部队同协调联合国在该岛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难民高级专员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紧密合作。它不仅负责维持停火，而且在解除塞浦路斯人民的苦难方面功不可没。我们要再次向该部队的官兵和派出特遣队的国家表示敬意。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瑞典代表团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适才通过的决定感到十分满意，这项决定保证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将继续驻扎该岛，进行另一为期六个月的工作。

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额外时间，以便进一步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因此，当事各方应该积极利用这一段时间，义无反顾地努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书中表明的下述意见：

“对塞浦路斯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圆满解决的事在许多方面，在当地和国际两方面，都越来越使人不安。目前对峙局势施延越久，就越难以谈判方式取得解决。”（S/11900, 第67段）

瑞典呼吁当事各方慎重考虑而今落在它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塞浦路斯当前的纷争和紧张使得该岛两族人民不能充分体现该国的巨大潜力。由于没有达成一个商定的解决办法，严重的人道问题依然持续。成千上万的背井离乡，生活在极度不安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现在，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有可能恢复谈判，从而打开通向协商解决的大门，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我们同时希望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就有关联塞部队在北部地区驻扎、部署和展开活动所进行的讨论，能够为联塞部队带来有效、合理的活动条件。我们是向联塞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当然特别关心。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为了设法解决我们面对的复杂问题所作的不遗余力和专心一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今后这几个月，我们非极力借重他们的才干和手腕不可。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向联塞部队的指挥官和全体官兵传达我国政府对他们出任艰巨的卓越服务表示深切的谢意。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讨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延期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不能孤立于整个塞浦路斯的复杂问题以外来对待。

塞浦路斯的内外局势依然复杂而紧张。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仍然因为塞浦路斯人民以外的利益而未受尊重。外国军队仍然留驻在该岛相当大部分的土地上。二十万塞浦路斯人流离失所，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难民。人们的居住环境和工业建设横遭破坏。这个岛国被一条无人地带，被地雷区和军事工事一分为二。由于外国的干预，塞浦路斯的经济损失总额几乎达五亿塞镑。这一数字超过了该共和国过去十一年的预算收入。

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势继续下去，威胁着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双方的基本利益，也是恢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障碍。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S/11900）中正式说明了这种情况：

“……塞浦路斯的局势，在基本政治问题获得解决前，将继续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对塞浦路斯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圆满解决的事在许多方面，在当地和国际两方面，都越来越使人不安。目前对峙局势施延越久，就越难以谈判方式取得解决。同时，在达成谈判解决前，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仍些存在，而流离失所人士的苦难也仍然继续。”（同上，第66和67段）。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有秘书长参加的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两族间谈判，在塞浦路斯基本问题的解决上，并未导致任何显著的进展。

在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内建立一个单独、分立的所谓土族塞人国家的趋势，理所当然的已经引起各方的严重关怀。十分明显，这种片面行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是根本违背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在内的塞浦路斯人民的真正利益的。这种情况只有对那些以分裂塞浦路斯并企图把它降格为一个附庸国为目标

的人有利。事实上，在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上至今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严重威胁着东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直到今天，由于反对塞浦路斯自由和独立的人的行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仍然未能付诸实施。

我首先要提到联合国的下述要求：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所表达的意志是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该岛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并让难民返回家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集团仍然阻止塞浦路斯问题以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定为基础来求得真正的解决。这种人就是制造塞浦路斯危机的人，它们并且牺牲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这个联合国不结盟会员国的分裂，想在东地中海加强它们的军事战略地位。这些集团背着塞浦路斯人民，在集团紧密封闭的圈子内顽固地执行它们的政策，企图私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完全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

最近在有利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方向掀起了一阵狂热的风气。很容易看出借助这种有利风气私下作出的决定，同塞浦路斯人民，希族塞人也好、土族塞人也好，与真正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关。这种决定的目的在巩固北约集团在塞浦路斯和整个东地中海的利益，并想结束塞浦路斯共和国所奉行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苏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始终如一的原则立场，已经在苏联政府、苏联领导人、苏联驻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代表团的声明中说的清清楚楚了。

九月二十三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说过：

“苏联一贯地挺身而出，来捍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要求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并力主由希土两族人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国内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主张执行尽人皆知的关于塞浦路斯的联合国决议。唯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消除这个紧张的温床。”（A/PV.2357，英文本第52页）

苏联一仍旧贯，仍然主张应在联合国构架下的一个广泛国际论坛上，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并作出决定。

秘书长报告中所载资料，只能证实苏联的另一项提议是切合实际、完全有理的，就是安全理事会应派出一个调查团到塞浦路斯去。

苏联代表团还认为必须再次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苏联的那些提议，认为那些提议是为了塞浦路斯人民、为了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真正解决的具体的、重要的方法。

苏联代表团赞成下述主张，认为有必要立即遵守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定和大会决议。安理会知道，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再次表示严重关切塞浦路斯危机的继续存在。大会以压倒多数——117票赞成——通过了关于塞浦路

斯问题的第 3395(XXX)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十三个理事国投票赞成该决议，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中没有一个是投票反对。

大会在那项决议中，重申迫切需要继续努力，有效地执行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再次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并避免采取以它为对象的一切行动和干预。决议要求立即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及人员，并停止对其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

大会决议中紧急呼吁有关各方避免采取违反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的片面行动，包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在执行交托给他的关于塞浦路斯的任务时，都不能不考虑到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这项重要决议，因为这项决议订出了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方法和原则，特别因为它重申了所有受塞浦路斯问题影响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各方都投票赞成的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的基本规定。

我们也应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决议。

关于把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问题，由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同意这么做，苏联代表团也不反对延长，但有一项大家都知道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必须保持以自愿方式为该部队筹措经费的制度。

最后，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延长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并没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快为了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促成塞浦路斯冲突的公正解决，以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在本次会议进行会前协商时曾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极端重要。联塞部队仍是维持该岛稳定的关键要素。如果局势不稳定，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当事各方的直接谈判就不会有进展。第二，我们确认有关各方就有关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达成协议，无论对有关各方进行谈判和联塞部队继续有效执行任务，都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特别高兴，在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展开漫长而技巧的协商过程中，最直接有关各方，无论它们有怎样的困难，都已经同意接受我们刚通过的决议。我们促请有关各方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不但要同驻在塞浦路斯的联塞部队进行有效合作，而且要促使两族谈判迅速重开并取得进展。

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特别耗费联合国的时间和资源的问题。举行这次会议前的艰苦协商，使安理会各理事国直接体验到秘书长为了促进各方的了解及进行谈判而不断努力的情况。以我们本身的体验而言，我们愿意再次说明美国对秘书长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老练而艰苦的策划和行动，表示深为赞赏。我们充分支持他告诉安理会他打算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同时，我希望重申我国政府对联塞部队官兵的忠诚和英勇表现至为尊敬和钦佩。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明确表示的，该部队在塞浦路斯全岛各地执行任务的表现又一次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崇高传统和地位带来光荣。

随着这项辩论的结束，使人重新感到：既然联合国内有这么多人对塞浦路斯问题作出这么多慷慨的反应，现在各会员国，尤其是直接有关各方，就有义务不得不迅速朝着解决的方向迈进。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的组织已经按照合理提出的要求尽力而为——甚至更进一步。现在是由受惠于联合国的工作的各方作出它们自己的努力以报答联合国的时候了。

赖亚力先生（中国）：在本届联大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时，中国代表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有关问题的立场，我在此不再重复。关于联合国部队问题，我们历

来有自己的立场，这已是大家所熟知的。鉴于第 S/11910 号决议草案的内容主要是涉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延期问题，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参加对 S/11910 号决议草案的投票。

芬奇先生（意大利）：由于刚才的决议的通过，我们已按照秘书长的建议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六个月，这不但是为了维持停火，而且是为了促进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秘书长认为该岛局势仍不稳定，并具有危险性，因此联塞部队继续留驻是必要的，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既然如此，我们自开始进行非正式协商时就认为延长任务期限是绝对必要的，它应当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自此以后所取得的共同意见，使我们今天可以作出这项决定，这也反映出安理会如果不是一致同意、也是大多数同意这样做的。

我特别注意秘书长在争取目前的成果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我愿意向他致敬。对于有关各方不但表示同意延长任务期限的建议，而且带来了将在更广泛的方面达成协议的希望和憧憬，我国代表团表示很满意。它们此刻确已反映出有了很大的了解和责任感，使我们深为赞赏。这是我国仍然感到关切的全面局势中所出现的积极象征。虽然我没有任何新消息宣布，但是，我愿意重申，我国政府对于恢复该区的稳定特别关切，这不但是因为它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地中海国家十分重要，而且也因为意大利同所有有关各方维持友好关系。因此，塞浦路斯共和国目前阶段的局势即使只有轻微的改善，也会受到我国代表团的欢迎。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补充一句：我们象六个月前一样，对于仍然遭遇不少困难和苦难的流离失所人士的苦况深为关切和同情。

秘书长的报告就塞浦路斯当前局势多所揭露，尤其是有关这项危机中的人道工作方面和联塞部队的活动。关于第一项问题，我们对联塞部队给北方的希族乡村提供其所急需的救助时受到若干限制感到深为关切。关于联塞部队的活动方面，我们又遗憾地注意到它在执行秘书处所要求的职务时遇到若干阻挠。秘书长的报告又说，以射击事件、隔离线的违例移动和埋藏地雷等例子来说，破坏停火事件有

所增加。所有这些事件都不能不使人深为关切，因此，我国代表团恳切希望，我相信本议席上的其他代表团也希望，在秘书长下次提出的报告中会就这一切给我们带来较好的消息。

如果我没有弄错，半年前我国的前任代表普拉雅大使曾在安理会上说明，意大利深信寻求和解的重任主要系于直接有关各方，尤其是两族的领导人。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导致持久解决，同时恢复该岛所有人民享有的和平与繁荣的唯一道路。因此，我国政府主张再次迅速重开在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会谈，根据我们与各方的接触，预料所有各方将会避免采取有碍此项谈判取得正面进展的任何行动。

我愿意在这里提到我前时在大会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的发言。我当时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讲话，正如我的法国同事和伙伴德吉兰戈先生所提及的，我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曾说明九国认为可为寻求解决方法获得进展提供基础的要点。现在我愿意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回顾并简述这些要点。首先，我们认为应当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我们认为构成该国的两个民族就寻求解决办法方面达成协议是必要的。最后，我们特别重视不幸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岛上许多感受力很强的人民。象我在上次代表九国发言时所指出一样，今天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促请有关各方以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为基础寻求持久、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对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激赏和敬佩。我们很明白他为了执行安理会托付给他的斡旋任务时遭遇重重困难，同时，对他不屈不挠地继续展开活动和坚定不移的信心深为感激。

我愿意在结束讲话前再次向派遣特遣队参加联塞部队的国家致敬。秘书长的报告明确地指出，联塞部队已有效而竭诚地执行其任务，实现了我们的各项期望。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很高兴对 S/11910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这项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留驻期限延长六个月的决议草案刚才已在安全理事会上获得各理事国几乎一致的通过。

这是一项必要的决定是既有作用而又实际的决定，同时，更属于在塞浦路斯执行巩固和平与维护国际安全任务的范围，因为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希族和土族代表开展谈判的工作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秘书长的完备的报告已清楚地说明，虽然在维也纳和纽约举行的几个回合的会谈似乎有一线希望，可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塞浦路斯当地的局势仍然很使人担心。土耳其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对峙地区的紧张情况有加无已，破坏停火的事件常常发生，农民和工人都不安全并需要保护。正如秘书长所表示的，不幸的事件正是在这种不稳定具有危险性的气氛下，并因两族的冲突仍存在而发生的，而且造成生命的损失，我们和秘书长都表示惋惜。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曾屡次强调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认为除非依照经安全理事会赞同的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在两族基本的和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互相接受的政治解决，否则就无法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持久解决。该项决议以及加强该项决议的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的执行，明确地指出要放弃改变该岛人口结构的炮制既成事实的政策，当然更要求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让难民返回其家园。

最后，塞浦路斯问题中有关该岛领土完整的方面，必须在缓和及和解的气氛下，更必须在照顾到两族的心理特征和自然、公正的利益的积极精神下才能得到解决。塞浦路斯共和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再次进入一个和平及持久繁荣的时代。

因此，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安理会刚通过该项决定并向克莱里季斯先生登克塔什先生呼吁，请他们放弃其坚持不变的立场，在不久的将来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尽其所能，基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终于严正地商谈实质问题，



以求找出使它们的会谈僵持数月的解决办法。

结束讲话前，我愿意对秘书长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表示深为赞赏。我们又向派出特遣队参加联合国部队的各国政府和同时出席这个会议的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路易斯·韦克曼——穆尼奥斯和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谢。我们更祝贺联合国部队的官兵和非军事人员在执行其重要任务时所表现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对于在塞浦路斯寻求一个和平和满意解决办法的缺少进展，十分关怀。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陈述的中肯意见，就是“在基本政治问题未获解决之前，”这个不幸岛屿上的情况“会继续不稳，并有潜在的危险性”（S/11900, 第66段）。

我们投票赞成延长联塞部队的留驻期间，因为我们相信秘书长报告第70段中的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在当前的情况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继续留驻对于为该问题谋求和平解决办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强调，我们认为延长留驻期间不应成为官样文章，这是我们很关怀的一点。如果联合国部队的留驻不是用来作为促成解决办法的因素，而是一任现状维持下去甚至加以巩固的例行公事，那就不幸之至。因为保持塞浦路斯的现状只能使这个岛国所面临的悲惨命运长此继续下去。这等于是默许侵犯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这与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所清楚反映和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的联合国要求，正好是背道而驰。这实在是公然违抗获得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的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国际社会最近的决定。

我们相信，安理会在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他的斡旋任务并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的时候，同时作到了两件事。第一，我们延长了秘书长的斡旋任务，因为我们深切知道并尊重敬佩他在谋求解决办法方面的不懈努力。我们希望由于他的努力和有关各方面的精诚合作，在达成解决办法方面会有重要的进展。事情很明显，不必详细论述了。九月十日极其突然和不幸地中断的两族间会谈必须立即恢复。我国代表团对于会谈失败很觉失望。其实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S/11789号文件中的秘书长临时报告可以看出，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回合会谈以后，曾出现了一线希望，因此我们更觉遗憾。

而且虽然我们强调恢复两族间会谈的紧迫性，我们认为充分实现第三回合会谈中达成协议的那些事项，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我们相信安理会今天通过这个决议后所作到的第二件事是强调需要推动对有关

该事项的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因为安理会既然决定要求秘书长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报告，就表示它很明确地认为塞浦路斯的实质政治问题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坦桑尼亚代表团希望在那个日期以前在求取和平解决办法方面会有重要的进展。更具体一点说，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说过的立场：必须终止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干涉，所有国家都应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及人员都必须迅速撤退，难民应该获准重返家园。大家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促进两族间的和谐一致。简括地说，我们要尽力强调，我们要求第 3212 (XXIX) 号决议迅速获得实行。

由于在秘书长于我们刚才通过的安理会决议执行部分第 6 段所定时限内提出报告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会有充分时间就问题的实质表示意见，因此我现在就结束我的简短发言，同时再度向秘书长在促进塞浦路斯境内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方面所作的大公无私和坚毅不拔的努力致敬。我们也要赞扬他的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普林姆·钱德中将及他属下联塞部队官兵所做的工作。

当然，我们完全赞同对于提供联合国特遣队各国所表示的感激与道谢。他们为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之后，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了一个决定，延长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留驻期间。尽管安全理事会遭遇到种种困难，这种困难是任何这种重要问题所固有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在达成解决办法方面失掉希望。由于冲突双方已经表示有决心尽一切力量为塞浦路斯人民当前的悲惨景况找到圆满解决办法，证明我们从未放弃的这种慎重乐观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赞扬各方所作的贡献，这种贡献再度使联合国部队能够维持和平。至于该部队在该岛上的用处，已不需更多证明了。

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一方面延长了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留驻期间，一方面也准许争执双方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站在平等地位恢复谈判。我们深信，如

果优先考虑对话而避免对立，那么恢复谈判就会使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解决办法，来保障塞浦路斯人民的较高利益。

我们要表示我们希望很快就能找到一个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的解决办法。在再度赞扬争执双方的明智作风时，我也想趁安全理事会刚刚进入一个新的积极阶段的当口，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于主席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这种努力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通过我上面提到的积极性决定。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刚才把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留驻期间延长了六个月。白俄罗斯代表团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经表示赞成。我们在这方面所持的信念基于一个事实，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经费的筹措仍然用以往一样的办法。

白俄罗斯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指出，仅靠将联合国部队驻在塞浦路斯，既没有也不可能从实质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时——应当强调这点——不应以这些部队的留驻为托词，让岛上现在那种不正常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而是应利用它来达成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符合全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塞浦路斯的局势仍然紧张。外来势力仍然在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外国军队继续留驻在岛上的相当大部分领土上。有些人不理睬联合国，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仍然企图在北约组织的狭窄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更甚的是，有人正在片面地采取非法行动，企图分裂这个国家。

正如其他若干位代表所说的，我国代表团也要指出，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定，特别是赞同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第 365 (1974) 号决议以及也是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的安全理事会第 367 (1975) 号和 370 (1975) 号决议，都还没有得到执行。这些决定的执行正受到某些集团的阻挠，它们所首先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军事和战略利益。

各理事国都知道，当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第 370 (1975) 号决议决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武装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时，曾强调表示需要迅速执行该决议，同时紧急要求有关各方继续并加紧坚决合作的努力，以达成各项决议的目标。

可惜，自从通过该决议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并没有取得一点看得到的进展。而同时，在塞浦路斯之内和周围，有一个过程正在进行，一连串的事件正在发生这些事件完全无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有人继续企图非法地在岛上单方

面建立分离的土族塞人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已经瘫痪下来。当然，这一切都是外来势力继续干涉的结果。

联合国秘书长在S/11900号文件内的报告中指出了塞浦路斯局势的严重性。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取得进展之前，再发生新的扩大冲突是可能的，因此塞浦路斯的局势依然不稳定，并且潜在着危机。对于秘书长的这个顾虑一些在我之前讲话的代表也表示有同感，他们都强调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以迅速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

我们愿意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对联合国秘书长为求在遵照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作出的克服种种困难的努力，表示敬意。

白俄罗斯仍然认为，分裂塞浦路斯是不可容忍的。我们赞成要严格尊重它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我国代表团还是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该国领土，一切外国势力停止干涉该国内政。我们还希望看到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得到保证，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有机会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愿意特别强调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内的各项规定。

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指出，安全理事会刚刚作出的决定只注意到第3395(XXX)号决议的一个方面，即重申迫切需要继续努力有效地执行已经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的赞同的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3212(XXIX)号决议中的所有部分。

白俄罗斯代表团采取的原则立场，同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是一致的。我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投了赞成该决议的票，并随时准备在安全理事会赞同这个重要的决议，特别是因为这个大会决议包含有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该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要求各国避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采取任何行动和干预；要求毫不迟延地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一切外国军队、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并停止对其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此外，

该决议还包括了有关难民问题的解决，和不能容忍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片面行动的重要规定，并规定应作出必要的新的努力，使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谈判等等。

我们没有理由不了解这些规定对于塞浦路斯问题在获得符合希、土两族利益的公正和持久解决方面取得进展的整体意义。因此，我国代表团觉得有责任提醒各位代表注意这个决议，并强调其重要意义。

白俄罗斯代表团还相信，执行苏联所提出的两个建议：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召开一个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和派遣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到塞浦路斯，将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早日解决。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再次证明了这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确途径。

最后，白俄罗斯代表团愿意表达它对塞浦路斯人民的支持。在谋求和平、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并将继续设法给予塞浦路斯人民支持和援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塞浦路斯土、希两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对于我们能够投下一票，帮助决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延长，表示满意，我们希望将这一点列入记录。我们同意秘书长在S/11900号文件报告里的话，他说他相信：

“联塞部队必须继续留驻，不但为了维持……停火，而且也为了促进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S/11900，第70段）

虽然驻塞部队本身不能产生有待确定的具体政治解决办法，但是对于防止重启战端，却是必要的；如果战端重起，问题的解决就更远了。

安全理事会把斡旋的任务交给秘书长，所有各方有必要对他全力支持。秘书长已经在岛上同两族代表进行了几度会谈，我们必须鼓励这种会谈，希望对基本的政治问题，取得一种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曾经好几次说明，我国支持足以维持塞浦路斯领土完整并维持其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生存下去的权利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坚毅地致力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先生，他作出了非常卓越的成绩。

谢赫利先生（伊拉克）：安理会刚刚决定把联塞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我国代表团对此很感满意。我们今天发言，主要地就是向秘书长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他不懈地努力使部队任务得以延长，鼓励有关各方重新致力于取得谈判的解决，成绩非常卓越。

不幸的是，塞浦路斯当地的情况，距离解决还是很远。从去年以来，就没有什么进展。大家一致同意，必须重开希族和土族之间的谈判，以求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这对全体塞浦路斯人民都有益处。

看起来，除非所有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取得政治解决，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双方都会继续僵持不下。

不进行谈判，就是要让现在这种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局势继续下去，这种局势很



容易恶化成无望的战争对峙，那对于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不结盟国家的地位，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最后，我们诚挚地祝福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大使，完成他的任务。

主席：我现在要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简短发言。

象其他各国的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祝贺秘书长就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和平行动，提出了一件很好的报告，使我们对当前的局势有了清晰的了解。从报告里可以看出来，联塞部队的工作，不断地遭遇到种种困难。还看得出来，联塞部队以极大的耐心、智慧和明智的判断，不仅维持了岛上的停火，并且进行了人道主义的工作，数不清的塞浦路斯人完全靠这支部队才能生活下去。

对秘书长、对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对所有在他指导下从事这件维持和平任务的军事、民政人员，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赞美和谢意。特别是我借此机会感谢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他在这一次联塞部队任务期间，完成了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已经回到本国的外交岗位上去。我想他恐怕是第一个人会承认：在他担任特别代表期间，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进展很慢。不幸的是，他的许多前任，也都有这样的经验。他和他的前任一样，坚忍地、技巧地执行了他的任务。

我还要欢迎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大使，他是第一次以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新身分，而不是以常见的秘鲁常驻代表的身分，来出席安理会。凡是同他在常驻代表期间共过事的在座各位，都深信秘书长的塞浦路斯工作有了得力的人去做。我们祝他成功，我们一定会同他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说，他认为，联塞部队必须继续留驻，不但为了维持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停火，也为了促进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同意，的确需要驻塞部队继续执行任务，所以我国赞成他主张把联塞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因此，联合王国投票赞成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

报告里明白指出，联合王国的特遣队，是联塞部队各特遣队中最大的一支。我们还对整个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我很高兴能够宣布，联合王国希望在下一个任务期间，维持不列颠特遣队目前的兵力。

不过，我们也同刚才的发言人一样，严重地关切联塞部队的经费情况，特别关切的是，派遣部队各国的经费负担越来越重。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秘书长报告里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补救办法，很可能有一天联塞部队无法再继续执行任务，因为没有经费。有些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合国这项最基本的任务——即维持和平——的捐助，比我们所期望的少，我希望上面的话可以引起他们注意，情况是多么的严重。我在最近联大辩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说过，我们认为，投票赞成和平的人应该也准备负担一部分和平的代价。

最后，虽然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报告，但是我相信秘书长自己第一个就会说，报告是令人失望的，因为里面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迹象少之又少。联塞部队任务延长，这是第二十八次。我们过去已经说过不知道多少次，我们希望联塞部队的蓝军帽，不会成为塞浦路斯岛上永远的景色。我在大会最近关于塞浦路斯主要问题的辩论发言，现在不必详细重复。我只提出一点。两方都屡次申明他们承诺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有此感觉，现在的确有机会重开两族会谈。让他们恢复谈判，让他们本着善意进行谈判，那么，下次我们讨论延长联塞部队任务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看到联合国对塞浦路斯所负这项看来永无休止的责任，不久就要告一段落。

比齐奥斯先生和查拉扬吉尔先生昨天会谈后发表的布鲁塞尔公报里的好消息，也许可以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的一些话，可能不仅是表示虔诚的希望而已。

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请我代表我国政府再度参加关于现在这一项目的讨论。

也让我借此机会对你担任主席一职表示衷心的祝贺。根据我们在以往许多场合的经验，我们确信，你的杰出的资格、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你的众所周知的工作热诚，定能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会议。

我也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再度对于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在纽约及塞浦路斯的助理人员们表示深切的感激和谢意。他们值得表扬地努力不懈，促进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目标，促进和平的目标。

我们尤其要感谢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他处理问题的客观态度，他的外交技巧，而更重要的，他献身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精神，早已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内闻名。我们希望，我们也深信，作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他定能以同样的精神，竭力负起这一艰巨棘手的任务。

在这里，我也要对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在塞浦路斯期间执行他的职务的努力，表示感谢。我也不能不提到普雷姆·钱德将军，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半以内，他竭尽所能来应付的确十分困难的局势；这局势的困难情形，下面还会谈到。我们还要谢谢钱德将军属下的官兵，他们在中东这个地区的和平处于如此危殆的时刻致力为塞浦路斯的和平工作。重要的是，一切关心和平的人都该注意，处理塞浦路斯的情况应保持公正的态度，不因国力大小强弱而受任何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感谢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对于塞浦路斯问题所作长期不断的努力。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提供人力和金钱，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得以进行的各国政府，它们由这一行动表现了值得赞扬的致力于通过联合国以保障和平的精神。我相信，联合国这一工作应朝着创立常设部队的方向发展，这支部队不仅能保障和平，而且只要发生问题，就能介入阻止可能导至战争的情况。

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我们面前有秘书长的报告，这是一份经过仔细推敲的文件，可以说简短地说明别的会员国谈到的继续紧张和对峙的情况，提到了违反停火协定

的事件和四个回合没有结果的谈判。 这些都在报告里面。 但是报告用的字眼很圆滑，并没有指出造成对峙和紧张局势的原因，也没有指出是由那一方面造成的。 但是，只要略提一下也就够了。 因此，我们谢谢秘书长提出了这份报告。

我们看塞浦路斯问题，就象看别的问题一样，必须看到有关的主要问题，不管这样做会叫我们很不高兴。 如果我们一味在事情的边缘和表面打转，避免谈到根本的问题，就会走入歧途，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在现在要讨论的事里面，造成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安全理事会十一项决议和大会第3212(XXIX)和3395(XXX)两项决议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宪章》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主要规定的破坏，而维持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最基本的责任，甚至是它所以存在的理由。 安全理事会主要感到关切的，也是安理会和大会各决议感到关切的，是要求迅速撤出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外国军队，紧急要求让难民安全回返家园，然后举行两族间的对话和谈判，以期找到问题的政治性解决办法。 但是，联合国的呼吁过去和现在都不受理会，侵略继续着，而且因为破坏《宪章》的行为接二连三而变得更严重，大会的一致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定，实际上被任意践踏。

因为种种理由凑在一起——这些理由之存在，与联合国是不是彻底履行了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究竟联合国遵照或敷衍《宪章》到什么程度，这是和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了解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过去三十年来的所有演变，使我们竟一步步地走到常常对侵略视若无睹、甚至事实上听任其继续以示安抚的地步，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应付情况的最好办法。 我不能不遗憾地说，这种趋势是完全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叫人伤心地想起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导致战争的那种绥靖政策的趋势，似乎我们已完全忘记了那一次的教训。

如果我们看一看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的十八个月的塞浦路斯，我们看到的是连续发生的一连串不人道的驱逐行动，把占当地居民多数的希族塞人有系统地一天

天赶离被占领区，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土耳其大量运进人口，把他们移植在强占的房屋和土地上。这一工作的速度已不象今年七月和八月时那样快，但仍在不间断地、肆无忌惮地继续着；对于束手旁观的整个联合国来说，这一事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眼前这件事发生的速度和程度已有好多年没有发生过了；这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现在，我要详细说一下正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且破坏了土耳其一方当着秘书长面在两族谈判中所作的明确承诺，纯粹因为种族的理由而驱逐希族塞人居民的事，从未间断过。最近我写了好几封信给秘书长，告诉他这些事的详情，在这里我不再重复，以免占了安理会的时间。

希族塞人并没有获准与他们在北部的家人重聚，尽管有秘书长在场的两族谈判上曾作出明确的协定和承诺。不仅如此，尽管也在两族谈判中作出承诺，还是违反明确的协议，不准医生到北部去探看病人或垂死的人。秘书长的报告第53段隐约提到了这一点。

希族的学校都不准复课，连小学也不例外；有些学校部分复课，但在被占领区内几乎完全没有学校复课，尽管两族谈判中对学校也有协议。

现在来谈谈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问题，尽管有关于行动自由的协定，在被占领区的行动自由却大受限制，事实上形同具文。我很怀疑只要有土耳其是另外一方，有关塞浦路斯的协定会有什么效果。尽管在第三回合的谈判中答应了并作了承诺，北部被占领区的希族塞人并没有得到允诺的行动自由，而是被限制在他们的村庄中，实际上过着监禁、剥削、恐怖的生活。关于这些，我们已提供了大批详细资料，还可以再提供很多。事实俱在，每个人都能看见——当然，不想看也就看不见。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大会一致通过第 3212 (XXIX) 号决议时也曾对决议投票赞成的土耳其公开表示，要通过有关谈判遵守该项决议。决议要求土耳其遵守决议的规定，这是强制性的，并没有说要举行谈判。但是，我国政府为了便利事情的进展，决定让步，在关键性的决议规定还没有得到执行前就开始谈判，希望关于谈判与执行决议同时进行这一明白规定，至少能获得一些响应。可是，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到九月的四个回合的两族谈判期间，安卡拉不曾向执行决议跨出最起码的一小步，也不容许在谈判中提出这一方面的任何有关提议。而当时土族塞人的谈判代表曾一再答应和承诺在下次谈判时提出这样的提议。他在谈判时说明，无法办到和表示反对的理由是，他是安卡拉军人统治者的附属，执行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事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但是，要通过谈判来执行决议是土耳其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大会上所持的立场。而且，土耳其希望由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来谈判，虽然问题不是在两族之间，而是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

这样一来，可以想象得到，谈判不会有任何实质内容，因为如果不先解决领土的问题，对于宪政体制问题的讨论就不会有意义。领土上的问题包括：逐渐撤出军队，让难民回返家园，有关的提议，以及难民的情况。

就这样，在所谓的谈判中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对土耳其而言，这段时间并没有浪费。因为安卡拉处心积虑地继续并加强进行把北部占领区居民赶走或杀掉，与此同时，又用更快的速度从土耳其大量运进人口，安置在强占的原属被赶走的希族塞人的房屋和土地上。别的不谈，这也造成了土族塞人的难题。这些人从南部被搬到北部，许多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由于对从土耳其来的人优待，使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种压迫的气氛里，谈判进行到现在没有结果，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和平的目标，又怎会叫人奇怪呢？当然，主要的原因是谈判并没有如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自由进行，而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了共和国三分之一以上领土的情况下进行的。

看来，土耳其希望谈判只集中讨论宪政体制问题，对于逐渐撤出外国占领军队，然后解放有关领土并让难民回返家乡，从而结束侵略这一重大问题，完全置之不理。

我国政府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希望恢复谈判，但是，这种谈判必须如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自由进行，而不是在土耳其军队的皮靴底下，不是在塞浦路斯领土继续遭到占领的情况下，更不能象截至目前为止那样，用单方面行动。一再威胁使用武力和恫吓等专断手段，企图使对方屈服。

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表现于对塞浦路斯领土的侵略性占领上，我们绝不能让它继续下去而不加补救。这种情况意味着由联合国维持的国际安全荡然无存，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毫无任何法律秩序，必然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只要看一看由于土耳其十八个月来肆无忌惮地滥用武力造成的可悲局势和发展——因为除通过从未执行的决议外毫无举动，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就能证明我刚才说的话不错。

只要看一下昨天的报纸，就知道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目前的处境。 新闻报导说：

“虽然土耳其人在四个月前同意增加联合国部队的〔行动〕自由，土耳其当局已严重限制了这些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

“土族塞人领导人腊乌夫·登克塔什威胁说，如果联合国不同土族塞人单独签订协定，就要把联合国部队赶出土耳其人区。”（《纽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4页）

协定？到现在为止遵守了什么协定？既然他们以前并没有这样的协定，他们现在又有什么权利要求签订协定？什么原因使他们现在变得这样目中无人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只是侵略塞浦路斯的国家的代理人，而这一方面的情况也有变化。

新闻报导接着说：

“但是在塞岛北部的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早已大为削弱了。 在北部，土耳其阵线后面困着9,000名希族塞人。

“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起就驻在这里的3,100名联合国部队，它的任务到星期一就到期了。 安全理事会对于延长任务期限的辩论，预计在一两天内就会开始。”

报导接着说：

“……所有土族塞人搬去北部以后，土耳其方面就拒绝再设立新的观察站。 在已有四个观察站上的联合国部队，不得巡逻该地区；如果没有一名土族塞人陪同，也不准与希族塞人接触。”（同上）

在北部的希族塞人正遭受最不人道的待遇，以逼使他们离境。 除非有一名土族塞人在场旁听，还不准联合国部队的人与这些形同坐牢的希族塞人接触。 事实



上已不再有希族塞人回到北部去。而在第三回合谈判时曾达成回返家园的协定和承诺。

很抱歉，在星期六下午，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代表努力工作了一星期以后，还不能到乡下去休息，而必须听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听这些事情固然叫人不愉快，但是，我有责任提醒大家，塞浦路斯的局势很严重，要紧的不只是延长任务期限，也不是以陈词滥调说希望重新恢复的谈判能够成功。使重新恢复的谈判成功，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两个要素是：态度正当而具建设性，和谈判的自由。

只要看一看塞浦路斯的悲惨情况和发展，就知道非要有所行动不可。大会已以一一七票对一票的压倒性多数——反对的一票是破坏联合国决议的国家自己投下的——表示了由大会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决心，决不束手旁观，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大会最近通过的第3395(XXX)号决议第1段，也是主要的一段，重申迫切需有效执行已经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重申并强调要执行第3212(XXIX)号决议“所有部分”的意思是，第一、一切外国军队不容延迟地迅速撤出塞浦路斯领土；第二、难民回返家园；第三，恢复谈判。但是，不仅仅是恢复谈判而已。要使谈判有意义，至少应该在谈判的同时，逐步执行我刚才提到的决议中的其他列为优先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象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大会第3212(XXIX)和3395(XXX)号决议规定的那样，使谈判的恢复给人希望，并使谈判具有建设性地自由进行。

我要借此机会吁请安全理事会密切注意，即使不是立刻，也终有一天，要使获得安全理事会赞同并经最近通过的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重申的第3212(XXIX)号决议得以执行，这是使塞浦路斯得以生存的重要关键。国际社会必须重视这一类的问题，不论有关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必须顾到这些问题的含意和较大的影响，看它们是鼓励还是防止侵略，并且必

须让大家看到，赤裸裸地使用武力是得不偿失的，不然的话，入侵和侵略就会越来越多——我们最近看到入侵和侵略已显著增加了。

我国政府已同意延长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根据设立这支部队的第186(1964)号决议的有关规定，我们是唯一有权对此表示同意的政府。根据那项最基本的决议，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并不需要任何别的方面的同意，因此，任何想取得别的方面同意的努力，都是与任务期限的延长不相干的。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友善的话。

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对于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很高兴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你的权威，你众所周知的能力，你的高深资历和你对我们议程上这个问题的广泛经验足以保证我们的辩论将会圆满结束。我也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准许我发言。

安全理事会由秘书长提议，刚决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支持塞浦路斯政府也表示同意的这项决议。

我借这个机会向派出特遣队听由联合国调用的各会员国，和为维持部队提供自愿捐款的各国政府，表示希腊政府深切的感激。我们也要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卓越的前任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以及他的军官和士兵表示感激，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不幸地，有时还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执行他们的和平与人道的任务。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报告第70段内所载的说明，认为不但在维持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停火，而且在促进继续寻求一项和平的解决方案上，联塞部队继续驻在塞浦路斯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我提到秘书长的报告，我不妨扼要地谈一下其中的几个要点。继续在外围军事占领下的塞浦路斯北部——占整个领土的百分之四十，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仍受到各种限制，维也纳谈判第三回合就联塞部队自由和正常地出入北部希族塞人的村庄和聚居地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一直未被遵守，我们为此感到困扰。该报告第11段说联塞部队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执行人道工作，我们也为此感到困扰。

我们同样感到困扰的是停火的违反事件。更加严重的是，不但希族塞人的难民——在他们自己国内的难民——问题没有任何进展，而且正如第35段所说的，难民的数目增至183,000人，比秘书长提出前一次报告时增多1,000人，这主要是由于将北部占领区的希族塞人继续遣送到南部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对此深感失望，而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也深感失望。南部全部的138,000名难民

都处于饥寒交迫的处境，仍由塞浦路斯政府提供全部的支援，这也是令人失望的事。

在这里我愿向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作为联合国向塞浦路斯提供人道援助的协调人所作的工作，以及提供资金和捐款的各国政府和各慈善机关，再次表示我国政府的深切感激。

秘书长报告第五章讨论到有关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70(1975)号 决议第 6 段的规定所进行的斡旋情况，这使我们深为忧虑。我要立即对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感激，对他不懈地为寻求塞浦路斯的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表示我们的谢意。我们向他和他的各位卓越的协助者、两位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

我说第五章令人忧虑是有两个理由的。第一，正如这一章所记载的，虽然要求 8,033 名土族塞人迁至北部的维也纳公报第 1 项规定已经执行，但是，关于尊重北部卡尔帕西阿或凯里尼亚的希族塞人的基本人道需要的其他规定没有一项获得遵守。这些规定包括行动的自由、家庭的重聚、被无理驱逐者的返回家乡、教育和医疗的设备以及甚至于宗教礼拜等事项。主席先生，我相信你也同意这是最不合理，最紊乱的情况，我希望安全理事会能敦促迅速执行维也纳公报的所有各款规定。第五章令人忧虑的第二个理由是，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 S/11789/Add.2 号文件内秘书长第三次临时报告中可以看出，两族之间四个回合的谈判结果不令人乐观。

我了解，现在或许不是深入地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本质的适当时机，因为几天前大会才就此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以 117 票对 1 票的绝大多数通过了第 3395(XXX)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立即执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第 3212(XXIX)号决议。这两项决议所载的各种规定和原则划定了根据宪章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范围。这些规定和原则是：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而且不采取以它为对象的一切行动和干预；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及外国军事

设施和人员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停止外国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干涉；所有难民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并采取行动解决难民的所有其他方面问题；两族代表在秘书长主持下以有意义和建设性的方式立即恢复谈判；以及避免采取违反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片面行动，包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等等。

我们还想到安全理事会第 365 (1974)、第 367 (1975) 和第 370 (1975) 号决议，及相当重要的今天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第 6 段，这一段要求秘书长继续执行第 367 (1975) 号决议第 6 段委托他进行的斡旋任务，随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所获得的进展，并在不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提出一份报告。

自从塞浦路斯危机发生以来，希腊政府一直表示着最大的克制、善意和愿意和解的精神，希望这个问题能获得和平的解决，并在这方面提供了各种援助，希腊政府将继续这样作，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协助秘书长执行他的任务。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表示同样的意愿、诚意和善意，以便在塞浦路斯取得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而不再耽搁下去。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

现在我请土耳其的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很荣幸能在你开明而能干的领导下参加这个会议。

当然，我国政府非常详细地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这份报告中有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塞岛目前的局势错综复杂。但是，我愿意在这里代表我国政府，向秘书长和他的致力于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深切的感激，他们在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活动上不懈地作出各种努力，我们希望秘书长所提出的各项困难能以相互的了解和协议加以克服。

我也要为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所作的各项努力表示我们的感激。我们预祝德奎利亚尔大使顺利完成他艰巨的新任务。

现在我愿意解释我国政府对安理会通过的这项决议所持的各种意见。我想安理会已经了解我们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坚持我们与任何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文件没有关系。我们认为目前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代表塞浦路斯；目前只有两族的存在。只要土希两族不能就临时的或持久的安排取得协议。使他们对外采取一致的主张，这种情况就将延续下去。目前，塞浦路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因此，我们认为提到“塞浦路斯政府”是与现实不符的。基于这个理由，不论我们对于这项决议的实质内容所持的意见为何，我们不能全部地接受它。但是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考虑其中一些规定并指出我们所能接受的程度。

我们不能接受目前决议的一项规定，就是在序言部分的一段内提到大会第3395 (XXX) 号决议。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知道，我们在大会投票反对了这项决议。土耳其族也明确地表示反对它。因此，我要重申，就土耳其而言，大会第3395 (XXX) 号决议没有执行价值。

刚通过的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第2段再次肯定了赞同大会第3212 (XXIX) 号决议的安理会第365 (1974) 号决议。我们认为大会第3212 (XXIX)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不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特别是鉴于大会通过第3212 (XXIX) 号决议以来两族之间进行四次谈判所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第367 (1975) 号决议的意见也都列入记录，有案可查。

我们同意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曾同土耳其族进行协商而土耳其族表示同意延长。我们也注意到，部队指挥官和登克塔什副总统之间签署了一项关于维持和平部队在土族地区驻扎、执行任务和重新布署等事项的会议记录。我们真诚地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这方面进行的讨论能

达成具体的协议。我们借这个机会向联塞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派出特遣队的所有各国表示敬意。

我也要阐明我们对有关两族谈判的那一段案文所持的立场。过去我国政府一向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两族进行谈判的原则。我们也几次对秘书长全力以赴的努力和他在这方面的巨大的贡献，表示我们的感激和赞赏。我们一向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就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达成协议，但是两族间的谈判产生了相当大的、而且令人鼓舞的结果。但是在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否定了到目前为止所达成的各种成果。而且，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的规定载有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所定的两族谈判的过程。由于土耳其政府反对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所以就不能支持在这项决议规定范围内继续进行两族之间的谈判。但是，这个立场并不表示土耳其绝对反对谈判。相反地，我们坚决支持以谈判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我们还是认为，土、希两族是主要的当事双方，而秘书长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阶段我们不能为今后的谈判指出应循的具体程序。我们正在谋求在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促进谈判的各种途径。我们也真诚地希望，秘书长能继续向所有各方面提供协助，以谋求和平解决的方案。毫无疑问的，我们将随时向他报告我们在这方面进行的所有积极活动和发展，我们将借重他明智的意见，请他向有关各方面提供协助，进一步进行谈判，以解决问题。

当然，对罗西迪斯大使用他一贯夸大其词的说法，作出毫无根据的辩解，这是须要答复的。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他们都同意在星期六的下午召开会议。我表示感谢的最好办法就是不作答复。我们最近在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曾作了充分详尽的辩论，讨论到罗西迪斯大使所提到的所有各点。

主席：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按照安理会已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我要谢谢你，主席先生，并请你转达我谢谢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准许我今天发言，给我机会说明土族塞人关于塞浦路斯的政治问题，和关于安理会刚刚核准的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问题的意见。

仅在一个月以前，大会详细讨论过塞浦路斯问题，因此我将不作冗长发言，只要把土族塞人一方对目前这个决议和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的意见和反应列入记录就够了。大会的那项决议是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的，并且我们也没有机会在全体会议上表示我们对决议的意见。我也必须尽量简短地答复罗西迪斯先生今天下午的一些指控。

刚才通过的决议提到所谓“塞浦路斯政府”，我们不承认这个政府。决议提到我们不接受的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365 (1974) 和 367 (1975) 号决议的意见，已经列入安理会记录。

鉴于秘书长已就延长任务期限一事同我们商讨过，并且登克塔什先生和代表秘书长的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中将，已在尼科西亚签署过会议记录，其中说明土族塞人同秘书长特别代表将讨论：

“有关土耳其控制地区联塞部队的留驻、部署和职务的执行等事项，以期作出双方接受的安排，这种安排将通过互换信件列入记录”。

因此，土族塞人一方已同意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我要把这一点列入记录。

土族塞人一方为什么要坚持同联塞部队签订单独的协定呢？因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单独协定都是有基本的必要性的。在政治上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要确立土族塞人社区对希族塞人社区的平等地位。我们不承认马卡里奥斯行政机构，因此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签订的关于联塞部队的协定，在塞岛北部不发生效力。从法律观点看来，同土族塞人当局签订书面协定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予联塞部队驻在塞



浦路斯北部的法律根据和合法地位。我希望谈判能很快恢复，并得出双方同意的具体结果，以便联塞部队在北部有效执行职务。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土族塞人向秘书长、秘书处成员、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及其前任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联塞部队指挥官及各级指战员和派遣部队的各国政府致谢，并表示极为赞赏它们为塞浦路斯和平所作的宝贵贡献。

我们为什么反对用“政府”这个词呢？我们是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一部分，而希族塞人是希腊在塞浦路斯的一部分。至少在去年事变发生以前，大主教是一直这么说的。他说：“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新国家，但不是一个新民族；塞浦路斯政府并不打算培养民族感。”这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大主教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讲的话。

因此塞浦路斯有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共同合作，根据契约性的协议成立了两族组成的国家；这个契约性的协议就是一九六〇年的《苏黎世-伦敦协议》和《宪法》。根据《协议》，一个民族的领袖成为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国的元首，另一个民族的领袖成为两族组成的国家的副元首。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废除了各项协议和宪法，企图破坏这个两族组成的国家的独立，使它同外国合并，也就破坏和废弃了使两族联合并使成为两族组成的国家的元首的契约约束。因此，一族的领袖就不再能够冒充是两族组成的国家的元首，或两族的共同元首了。这正是马卡里奥斯希望的事。大主教说：“我已经废除了使我成为塞浦路斯两族共同元首的协议以外的一切协定”。这是不能接受的。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源就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这种想法和做法。

希族塞人不能轻易地自以为他们就是政府，而我们却要继续无公民权。

我们尊重联合国原则，但我们不能忽视基本现实。

为什么土族塞人认为不能接受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3395(XXX)号

决议呢？我们认为不能接受该项决议，主要是因为它不切实际。它没有反映岛上的实际状况。决议重申了去年的第3212(XXIX)号决议，但没有考虑到从一年以前通过该项决议以来的事态发展。它忽视了在维也纳签订、在塞浦路斯实际执行的协定。例如，它要求使所有难民回返家园，但没有考虑到事实上已经按照在维也纳签订的关于在两个地区组成联邦的原则协定，进行了人民的自愿交流。决议要求土耳其部队在达成最后解决前撤出该岛，而没有顾到马卡里奥斯已经破坏了两族会谈，并公开主张“长期斗争”。它忽略了下述事实，就是土耳其是根据国际协议合理合法地对塞浦路斯进行干预，为的是拯救土族塞人免于被完全消灭，并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十二年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直企图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

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它是在土族塞人没有出席和未曾陈述意见的场合中通过的。我们反对它，是为了我们要将下列事实列入记录：我们不能接受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为整个塞浦路斯的代表，不应将他捧为维护独立的英雄，他一向并不希望有这种独立。

就是在大会的那次辩论中，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竟敢代表土族塞人发言，而且甚至声称土族塞人正在遭受土耳其人的折磨，应该加以拯救。

对于这类的说法，虚假不实的指控和没有根据的谎言，我们没有得到机会答复。

迈克·兰德尔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报道客观的驻外记者。他曾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的《星期日时报》说：“土族塞人长期以来就是遭受〔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压迫的少数。他们洒了鲜血；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他们被拦住了迈向繁荣的去路。”

因此，这种情况是得到了土耳其的纠正，而不是象赫里斯托菲季斯所说的，是土耳其造成的。

在不许我们参加的同次辩论中，另一个希腊代表说，登克塔什先生是塞浦路斯政府的副首长，因此，没有总统的全权证书，不能发表意见。那一个总统？那个在过去十二年中没有同土裔副总统说过一句话的总统吗？那个设法破坏自己的国家的独立，好同一个外国合并的总统吗？那个依然是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绊脚石的总统吗？那个一向认为土族塞人是眼中钉，应该加以消灭的总统吗？

我应该引一段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他说：“由一部分土耳其族人组成的为数不大的土族社区，是希腊文化的大敌，除非去除这个大敌，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任务就永远不能看作已经完成。”他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在帕纳伊亚村说的这段话。那时他当我们的总统才两年。

这就是我们听说的，登克塔什先生非从他手里领取证书不可的总统。只有从他手里领到证书，登克塔什先生才能以副总统和土族塞人社区领袖的身分，前来联合国，告诉这个世界组织他的社区受了什么总统一手造成的痛苦和委屈。

这种玩笑不能再开了。是时候了，联合国和全世界应该开始区分一下犯罪的和无辜的，区分一下应加指责的和受苦的。

由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依然拥有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所有的决议都想要避免触及塞浦路斯问题的关键。大家对这个或那个联合国决议说了很多；对议事规则也说了很多；对联合国的原则也说了很多。到底是那些决议和那些原则？

这些决议，规则和原则把马卡里奥斯捧成并当作他根本就不是的东西——整个塞浦路斯的代表。这些规则把这位大主教捧成独立的斗士，并保护他的影子政府使它不受“外来的干涉”。

什么干涉？这里指的是土耳其。如果没有土耳其的及时干涉，就不会有土族塞人，就不会有塞浦路斯的独立，也不会有今天关于塞浦路斯的辩论。

利用第 3395 (XXX) 号决议，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把两族之间善意的接触一笔抹杀了。他一口否认曾在谈判中在原则上或以其他的方式达成的任何协定，因而鼓励了极端份子，封住了极少数温和的希族塞人的口；同这些人，我们本来可以达成协议的。这就是我们觉得无法接受这一决议的理由。

第 3212 (XXIX) 号决议对两族谈判的恢复和继续进行，给予最高度的优先。因此，便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谈。今天下午，罗西迪斯先生竟想把谈判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土族塞人。虽然有处心不良的反面宣传，但谈判是有进展的；如果不是希族一方为了单纯政治上的原因而退出谈判，乞灵于联合国，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

为了记录正确，也为了让安理会理事国知道，我要再度说明，在维也纳已经达成了很大的进展。希族一方已经放弃了成立单族国家的立场，并在原则上同意，除了边界还要以一项通盘的协定划定外，塞浦路斯问题将在由两个地区组成联邦的

基础上加以解决；这个联邦设一个权力不大的中央政府，由两族平等参加。为了作为这项协定的证明双方接受并执行了一项人民的交流，原来住在南方而愿迁往北方的一万名土族塞人获准迁往北方；对原来住在北方愿意迁往南方的希族塞人所加的限制也由希族塞人当局加以解除。

因此，如果在领土方面也已有协议的话，全面解决问题的架构就完成了。但是，由于认识到这个问题即将以两区联邦为基础在维也纳获得解决，而大主教对此还没有作好准备，因此就充分利用他在联合国被看作塞浦路斯国家元首的事实，阴谋破坏了会谈。

在赫尔辛基会谈之后，他重施政变前的那种使土族塞人沦为无国之民策略，甚至完全漠视土族塞人的存在。他是国家元首，他的国家被别人占领着，对他而言，我们是不曾存在的。无视于塞浦路斯不是他的而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希望并且仍然力求继续他在过去十二年来一直玩弄着的老套，不让我们得到国家的保护。但是，我们再也不能作为无国之民生活下去。

我们曾经试图以宣告成立联邦国家的办法来补救——即使只是部分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碰到了挫折。在一些国际论坛上，有人判定并指责我们制造既成事实，但却连一次公平的听询机会也不给我们。但是，没有人指责过马卡里奥斯十二年来拒不给予四分之一的居民以一个国家的基本服务和设施。没有人问过他——到今天也还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将如何纠正土族塞人的无国家状态。

这个错误是一九六四年开始铸成的，当时安全理事会承认马卡里奥斯的政府为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尽管我们曾极力抗议，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并没有在“政府”一词前加入“宪政”一词。这就是使得马卡里奥斯不肯妥协的原因。

他使用武力把政府机构中的所有土族官员撤职以后，他继续不听人言地篡夺一切政府权力，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希族国家的希族元首的姿态。如果我们在一九六四年及其后获得象我们今天所部分获得的关心与了解，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就不致

于认为可以采取他们过去所采取的——并且看来以后会继续采取的途径，延长塞浦路斯的斗争，塞浦路斯的历史也极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同样的错误不应重犯。

由此可见，如果会谈失败，原因不是因为某些人所指称的缺乏进展，也不是因为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而是因为马卡里奥斯的蓄意杯葛。会谈的失败是由于坚持希腊正教的希塞统一政策的大主教不肯接受永久的独立。这是他反对两区联邦的原因。这是他不曾作好准备以便同我们在当前事实的范围内达成协议的原因。

从他在一九七四年政变后不久向《华盛顿邮报》的劳伦斯·斯特恩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从一九六八年拖到一九七四年的两族会谈中，他并不想要有个解决办法。他说：

“我似乎从未同土族人达成协议的事实可能是令人不快的，……但这却可能是我得以延长政治生命并延迟发生政变的原因。”

这次谈话刊载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出版的《外交政策》第19号第39页。

他在维也纳会谈期间并不希望达成协议这一点也可以从他最近对《新闻周刊》记者彼得·梅拉斯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实。在这篇登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五的《塞浦路斯邮报》的谈话中，他公开重申，在当前岛上的现实范围内，任何解决办法都还不如让目前的实际情况持续下去。

而会谈为什么中断了呢？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

“如果会谈继续下去，……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塞浦路斯问题只不过是两族之间的争端，问题将不再具有目前的国际性质，而缩小至岛内问题的范围。”

这项声明是由马卡里奥斯于一九七五年透过他的新闻厅发出的。

这种会谈怎么可能持续下去？我们怎能同这么漠视现实的人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他所实施的政策和他在两族会谈期间的行动表现清楚证明，他从来没有同我们达成谅解的意愿。

当我们在维也纳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参加了联邦会议、赫尔辛基会议、哈瓦那会议和利马会议，力图以不让我们发言答辩的办法，摧毁塞浦路斯存在着两族的印象，并试图使完全违背两族会谈所议定的各项原则的各种决议得到通过。

最后，他决定完全中断会谈，并来到大会，企图摆脱双方在维也纳所达成的协议。他欺骗世人，歪曲岛上的现实，设法使不切实际的第 3395(XXX)号决议获得通过，这个决议对谁都没有好处，即使对他本族而言也没有什么助益。

土族塞人仍然认为两族会谈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上策，事实上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们赞成会谈，但要指出，我们不能接受在第 3395(XXX)号决议的范围内重新展开谈判。必须找出一个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必须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来决定。

土族塞人将尽其所能促进谈判的恢复，并将以有效的合作，促使会谈获得成功。我们感谢秘书长过去在这方面的宝贵贡献，并愿于今后同他充分合作。

我们赞成会谈，但如果我们在维也纳所达成的协议不让联合国知道、不让全世界乃至希族塞人自己知道，而且得不到尊重和执行，那么，谈判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如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也愿意重新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他应该公开声明说，他接受以两区联邦为基础的解决办法，并且不搞希塞统一；他不应阻止我们在希族塞人政府所利用的国际论坛进行答辩；而且他必须同意在塞浦路斯成立一个特别政府，以平等的公民地位对待土族塞人，结束土族人目前所处的无国家状态。

我们要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告诉他的人民说，我们将为两区联邦制度而努力，并且再也不搞希塞统一。难道这个要求也算太过份吗？

我们请世人评评这个理，如果马卡里奥斯有善意和诚心，如果他真正希望独立，永久的独立，那么，我们认为，他应该不致认为满足这些条件会有什么困难。

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是否有准备把问题加以解决呢？以下是希腊报刊最近对于局势的述评：

“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并领会到，这个斗争将持续到完全获得胜利为止，不容作出任何让步……”

“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决不从斗争中退却下来，我们的斗争将持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人民……重新进入莫尔富，直到他们进入凯里尼亚城堡；直到他们再度在法马古斯塔升起胜利的旗帜，直到他们能够饮圣安德烈亚斯的圣水止渴……”

“这是马卡里奥斯的政策。这是我们人民的决定。我们将寸步不让……”。

这是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希腊报刊《阿纳廷尼西斯》摘录下来的。



这儿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政变发生前不久所说的一句话：“在塞浦路斯同希腊统一之前，必须先消灭土族……”。这是他在接受卡林·卡梅雷特夫人的访问时说的，载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九日的德文《五彩画报》周刊。

看到这种述评，听到这种谈话，恐怕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乐观。现在是马卡里奥斯下定决心的时候了。我们是否塞浦路斯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要成为塞浦路斯的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在什么时候他肯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成立过渡时期联合邦政府的建议吗？要我们继续做多久无国之民呢？大主教还想躲在联合国决议后面同我们玩多久的政府游戏呢？

我认为，我应该简要说明一下罗西迪斯先生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今天下午所提出的难民问题。难民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希族塞人一方把这个问题大事吹嘘并且苛酷地加以利用。流离失所的人约有九万。这是官方对疏散后的希族塞人村庄进行了人口普查后断定的数字。即使是希族塞人当局，甚至他们的检查总长克里顿·托尔纳里蒂斯也在他的官方小册子《塞浦路斯难民问题的法律方面》中辩称，难民人数不可能超过十二万人。我们有六万五千名土族难民来到北部定居，另外还有25,000名土族难民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因此，双方流离失所的人数是约略相等的，即九万到九万五千人。

我们曾就互相交换居民达成协议，并且已经执行了。双方已有一样多的流离失所者分别在北部和南部定居。只要有诚意，只要有这样的愿望，尚未定居的寥寥数千人即可获得定居和安置。因此，到了目前这个阶段还想将包括土、希双方的所有180,000人再度迁回原地，因而使得过去的悲剧在今后数年内重演，实在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较为实际地看待这个问题，不应把它夸大。

今天下午提出的另一项指控是说，有大批土耳其人移入塞浦路斯。过去一年来希族一方一直是这么说。这种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无稽之谈。回到塞浦路斯的是过去二十年来受到希塞统一组织的威胁以及遭受希塞族人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上的压力而离开本岛的土族塞人。这些人是土族塞人，现在本岛北部居民的生命和财产既然有了较大的保障，回到塞浦路斯是他们的固有权利。

今天下午有人又再次指控说，土族塞人一方没有执行各项维也纳协定。但是，希腊方面在这点上恐怕是自相矛盾的。这简直是自打耳光。希腊人声称在维也纳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们曾经公开这么说。他们叫克莱里季斯先生作了下列的声明：

“这种指控毫无根据。不管在原则上或其他方面都不曾就任何一点或任何问题达成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协议。”

克莱里季斯先生所发表的这个声明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作为大会第A/10365号正式文件散发。

遗憾的是，我们发觉大主教又在奉行他的“灌香肠”政策。在谈判期间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他能抓就抓，往他的袋里装，就象是他的那样，但它要他给一些东西时却什么也不肯给。这次他的想法是：要么就照在维也纳所达成的一整套原则进行一揽子交易，要么就根本没有任何协议。在维也纳到底有没有达成协议？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的希族塞人朋友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在人道主义问题方面，我要以最强烈的语调指出并把这些话列入记录，即我们正尽力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我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希腊方面坚持说绝对不存在的协议的一部分。

概前所述，如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拒绝承认塞浦路斯问题是两族之间的争端，而坚持说它只是土耳其进行侵略的问题；如果他不把土族看成是塞浦路斯的一部分而任由他们继续做无国之民；如果他依然拒绝在进行关于两区联邦问题谈判的期间成立过渡政府；如果他不在议定的一段时期内停止在国际论坛上对我们进行政治进攻以专心进行和谈；如果他继续主张通过长期斗争把土族赶出塞浦路斯；如果他不开始把塞浦路斯看成是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土地，并且由于他在十二年来奉行把我们赶出塞浦路斯的政策，两族必须从新安排各自的家园；如果他否认会谈期间原则上达成的一切协议；如果他仍然认为两区联邦的解决办法是对于他的信仰和人格的否定，因为这种协议会永远埋葬他实行希塞统一构想，那怎么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呢？只要他能够作为“在强大邻国控制下的一个小国”的元首折腾下去，他何必签署协定并巩固他所犯的希塞统一罪恶的自然结果呢？为什么不在所有的国际论坛上背着土族塞人炮制更

多的决议，并期望进一步对土耳其实行禁运或者造成别的事态发展呢？既然土族塞人不被认为获接受为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因而沦为无国之民，为什么不把这个政府游戏永远继续下去呢？只要大主教被接受为整个塞浦路斯的代表，只要他被认为是拥护和捍卫独立的人，只要我们仍然得不到平等地位，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我衷心期望，善意和常识终于会被接受，并希望有意义的、建设性的谈判会恢复进行，以便求得实际、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感谢切里克先生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按照安理会惯例，现在我请他离开安理会的议席，回到旁边的座位上。

切里克先生退席。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切里克先生是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来安理会发言的，这就是说他是“应安全理事会邀请提供情况或其他协助的人员”，他说在尼科西亚签署了一项协议，在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时，给予塞浦路斯的一族人合法的地位。他的话侵犯了安全理事会的职权，因为在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的所有联合国部队，都应在安理会的专属管辖之下，据我们了解，在秘书长的职权内，在尼科西亚签署了一项会议记录，这是为了给联塞部队的执行职务做好实际安排，有人却说秘书长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因为这是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内政。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此我希望主席先生，或者秘书长来指引一下，因为这是应当立即澄清的非常严重的事。

主席：对于由秘书长代表签署的文件，我想不该由安理会主席来澄清。但是我想，如果请秘书长来解释，是会有帮助的。

秘书长：为了回答希腊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要确认我在今天早上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所报告的一件事。十二月十三日，即今天早上，格林威治时间十一时四十分“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和“代理秘书长特别代表普雷姆·钱德中将”签署了下列会议记录。我把它读出来：

“在秘书长就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并在他就这个问题和土族塞人交换了意见之后，秘书长指出，他的特别代表将与土族塞人的代表讨论有关联塞部队在土耳其控制地区的留驻、布署和职务的执行等事项，以期作出双方接受的安排，这种安排将以互换信件的方式列入记录。”这份文件的意义很明白的，我不能接受对这份文件的任何单方面解释。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那么我们就以为切里克先生对于秘书长刚才读过的记录作了单方面的解释，我们希望列入记录的是，这份已经签字的会议记录，在《联合国宪章》之下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它并不是第二条第七款中所说的对任何国家内政的侵犯。我们的了解是：它不具有与《宪章》基本规定相抵触的任何法律地位。

只有一个塞浦路斯政府，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法律上承认的政府，就是这样，再没什么可说的。

主席：希腊代表刚才告诉我们的关于事实的部分，显然每个人都会同意。至于所提到的解释问题，我以为安全理事会的确不应当在这种会议上，对一份文件的确实意义作专门性的解释。我想秘书长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立场。他宣读了这份文件，并且说他不能够接受对文件的任何单方面的解释。因此，依我来看似乎必须由各会员国自己按照秘书长所说的，对这文件作出自己的解释。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想就目前讨论的事项说几句话，这就是关于秘书长读过的文件，其中清楚地说明它所指的是就有关联塞部队目前在土耳其占领地区的当地执行职务的实际安排。这些安排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和同意延长任务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同意者是土耳其军队或其代言人——我们见到这里就有一位，装做是土族塞人领袖。这些安排和延长任务毫无关系，因为任务总是经过塞浦路斯政府同意延长的。土族塞人虽然许多年来在许多事情上有意见，可是它从来没有说延长任务必须由它同意；当然也没有必要得到土耳其或其他人的同意。

因此，我将毫不理会切里克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话，因为他所讲的没有一件事是确实或真实的；但是这件事正好触及秘书长，所以必须驳斥。

事实上，他的整个发言只不过是一再重复陈腔滥调，其他的则是为了混淆问题也一再地重复。土耳其代表找到了一些借口，照例避免答复土耳其为什么继续对塞浦路斯进行侵略性的占领。他忘记了有二十万难民被用武力驱走；然后我们便听到他或切里克先生说，塞浦路斯现在有新的事实。什么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民受到血和铁的驱逐？这样就造成事实，享有权利吗？能不能制造了一项国际罪行，然后就借着这项罪行说：现在是新的事实？把罪行美其名为新的事实，便继续驱逐人民，继续进入土耳其人。

而且切里克先生竟还有勇气说这些来到的人不是外来的，而是自一九六四年后离开该岛的土族塞人。可是，我们已经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提出确实的统计数字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该信曾说明在十一年的期间内，只有6,000名土族塞人离开塞浦路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到了其他地方，只有1,000或者更少的人去了土耳其。根据报纸上的报导，即使是温和的报导，也有80,000人整批地来到了塞浦路斯并且急忙地占领地方，那1,000人在十年之中怎么增加这么多呢？

我不想回答一个代理人所诉说的一切诽谤，他是故意地要混淆侵略的问题，他谈到一些无关的事情，又是断章取义，又是重复，好象这就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重要事项。问题的核心是侵略、是进犯、是驱逐人民，是大批杀害数以千计的人民；问题是两千多人失踪，有人看到其中有许多是在土耳其军队的手中。我们还是在找寻这些人。第三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进一步寻找。

这些犯罪行为好象是没什么。要紧的却是大主教某次谈到希腊时说的的是什么。难道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的重要事项是断章取义、歪曲其义的话，而不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破坏和强奸？——的确是强奸。这些竟是不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以便有空给我们互相诽谤！

土耳其代表说，第3212(XXIX)号决议已经被现实取代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指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把几十万人民逐出家园所造成的不正常情况？这是不是使他想到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已经改变了？这正是他们要做的。他们急着

以罪恶的方式改变岛上的人口组成。

至于第 3395(XXX) 号决议，土耳其代表说它没有“执行价值”。是不是因为它主张尊重塞浦路斯领土完整和独立，而土耳其却不断违犯，企图先分裂该岛然后并吞？是不是因为它主张占领军由塞浦路斯撤退，难民安全地回到他们的家园？因为它这样做就是重新肯定上一届的大会决议，所以不能执行！为什么不能执行？因为犯罪者不肯接受。这倒是对联合国决议的意义和效力的妙解：侵略者事实上可以否决它们。

主席：安全理事会结束了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

会议于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